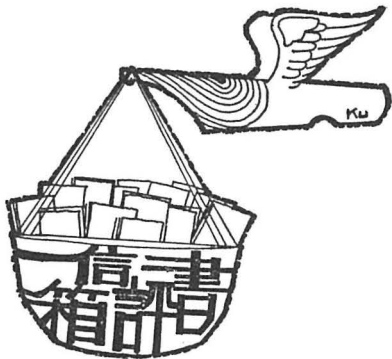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「批評

索引」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；方邁先生搜羅之詳盡，與所付出之心力，在在令人感佩！

但美中不足的是（個人主觀的看法），無報

章、雜誌之地址與售價；如能一併列入，豈不更完美！？

彭歌先生在「書中滋味」一書中說：「美國威爾森公司自一九〇五年編印一種『書評文摘』（Book Review Digest），是根據七十種重要雜誌經常發表的書評，編成爲索引與摘要。」貴刊更應：「當仁不讓」。不知尊意如何！？

王少雄 九月七日

編輯先生：

自書評書目發行以來，對於某些翻譯作品的誤謬，曾有許多批評。可惜由於篇幅的限制及其他因素，未能將書中錯誤悉數指出，令人惋惜。敝人在此有個建議：貴刊何不成立一個絕對嚴謹、負責的翻譯小組？對於有影響力的，值得一看的書籍，加以正確的翻譯，使讀者能對原書有個真實、正確的了解，而不必就心會買到市面上一些粗俗濫譯的譯本。這樣一來，不但可以滿足讀者的求知慾，同時也可藉以刺激時下翻譯者，減少翻譯上不負責的態度，提高國內的翻譯水準。

麻雀 九月二十日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最近幾期連續刊登現代詩總目錄及補遺，爲求其完備，我想補充若干資料給貴刊。

民國五十六年陳芳明及蕭蕭（蕭水順）等就讀輔大時，曾組織水晶詩社，出版過「水晶詩刊」。不定期若干份。

民國六十一年輔大又有蜩螗詩社的創立，並出版

過「蝸蟬詩刊」創刊號，封面綠色。「蝸蟬」是周夢蝶先生命名的。

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政大「大學生雜誌社」（今天的「政大青年社」）出版過一冊「大學生詩選」，載有翹翹、王潤華、林綠、吳宏一等數十位的作品，封面藍色。我原有藏書，後贈給瘟弦先生。「學生新聞」現改為「柵美報導」，社方可能尚有存書。

茶陵 六十二年九月廿八日

×××

書評書目有欣欣日上之勢，將成我國文化界之一主流，可喜可賀。

前幾期的書評書目上（好像是十六或十七期），曾有幾位先生評及皇冠叢書版權頁上沒有出書年月日，所以像是「私生子」，還有一些別的評語，我覺得皇冠的書沒有年月日是實，但是如以惡意言語相向，似有失公平與風度。

書上註明年月日，也許對收藏家非常有意義，但是對於一般讀者，並沒有特別的用處。皇冠未載明其出版日期可能另有其理由。在未明白其理由之前，妄

加論斷，則有欠考慮。弟在此亦不便爲其辯解。

弟許多譯書是由皇冠出版的。我覺得對譯者作者而言，加上年月日自然富有紀念性質。但是不加註，也沒有什麼害處。試看英美出版的小說與非小說，除了註明一九七四版權外，有幾本註了出版年月日？難道說出版界如此蓬勃的美國書籍全係私生子？弟期期以爲不然。

我又覺得書評是一件千古的事，必需執以公正態度，對歷史負責。如果在先天上便對某些作家某些出版社懷有偏見，則將失去批評界的寶貴傳統與公正態度。

曉舌之處，尙請原諒，如蒙公開刊於篇尾，更是感謝之極。

張時 六十二年十月

又及：

無論如何，在譯書方面，皇冠是個負責的出版社。月前弟曾在光啓社與耕莘文教院主辦的譯作講習會上有次討論，當時我們談起「天地一沙鷗」的六個版本。有兩個版本雷同（以出版社爲單位），一個版本

是剽改彭歌的譯本。獨立的三個版本中，以彭歌最爲優良正確（難免小疵）。陳蒼多之譯本過於生硬。而林白出版社之楊××譯，簡直荒唐之至，其譯本全係查字典而出，有些地方連字典都查不對。滿紙胡言，且以英漢對照出版，真不知人間尚有懂英文之士也！此種出版社以極低廉稿費，僱工急就，目的僅在趁熱賺錢而已！

張時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內容豐富堪稱自由中國最佳雜誌之一。惟有一事似乎尚能改進，即每次引用外國人名、書名儘量在括號中附註西文原名。否則常令人猜不透究竟是誰，是什麼書。貴刊在這方面已較許多其他刊物更好，但似乎還可改善。例如十九期中「兒童文學作家里奧李昂尼」，內容中書名都註了，主題人物是誰却始終不知道。

再例如至少「每月新書」「作家話像」的書目儘可能註上。我承認國內許多出版社在這一方面很馬虎，但也有不少在前後扉頁或書中多少有個交代，那時

稍費心血，爲益無窮。

我的印象（只是印象）文章中歌功頌德的還是太多，而真正把別人的著作仔細閱讀考證一番，而批判的太少。這與著者有關了。恐怕許多作者沒有仔細去研讀別人著作。另一個與此有關的問題是給學術性文章或書籍寫評的太少了。

區區陋見，大膽提出，尚祈見諒。所求爲貴刊更上竿頭。

袁國慰 十月廿六日

編輯先生：

書評書目十九期有聿戈先生的『我讀「拾掇那些日子」』對施叔青作品的分析，個人覺得並不深入，尤其對文後說這本小說集「運用熟練的寫作技巧……」和「樸實而流利的文筆……」並無同感。個人覺得施叔青的文字和技巧多半生疏造作。她的作品誠如劉紹銘先生所言越來越走下坡。就拿今年先後發表在「聯合副刊」和「人間副刊」兩篇來說，毫無創新之處，並且顯得十分邇還陳腐。還有她妹妹李昂的作品似乎亦「每況愈下」，她的「人間世」，個人覺得是一

篇劣作。不知您對筆者以上的看法同意否？

亞青 十月廿九日

編輯先生：

前寄「驚魂懾魄的翻譯」一文，承蒙刊用，毋任感激。文中第三段末：「譯書時調以輕心」一語中「調以輕心」為「掉以輕心」之誤，成稿匆促，未經細審，致有此誤，煩請代為更正。

歐陽叔書 六十三年十月三日

××先生：

「書評書目」一至十四期均收到，多謝。辦得越來越生氣勃勃；尤其難得的是敢說公正的話，不為私見所左右……中國出版界有待舉辦之事甚多，「書評書目」做了別人想不到而極有具體作用的工作，一點也不想譁衆取寵，真是好現象。

香港明年夏天有人在籌備開一翻譯會議，對翻譯有興趣的人已非正式交換過一次意見。其中有一項，弟提議由「書評書目」担任，就是將自一九七〇年以來所出版的翻譯全部加以統計。貴刊重心放在文學上

，也可延廣到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上。這本來是貴刊主要任務之一，現在不過加以系統化，自當比其他機構勝任愉快。

中文大學圖書館定有「書評書目」，今年我們翻譯系添購翻譯書籍，即擬以「書評書目」為採購根據。喬志高先生已經去美國，「譯叢」現在各大學出版社也登載廣告，投稿人也增加起來，第三期戲劇專號內容，我們本來担心比不上第二期，現在看上去，決不弱於上一期小說專號。總之，這樣一本雜誌，外國人沒有辦成，我們中國人居然辦出來了，這是我們引以為慰的地方。克毅兄的認真，中英文手筆之老到居功最偉。

林以亮 七月廿日及十一月九日

書找人

陳子華（高雄市鼓山區鼓波巷45號）、蔡秀慧（屏東市長春街13號）兩位讀者，您的雜誌屢寄屢被退回，無法投遞，請即與本刊聯絡。